

让我进来帮你吧

事情要糟。

他一进来，脑海就闪过了这个念头。这位患者的里空间明显和他擅长的科幻型分支大相径庭。面前呈现出的世界——无论是人，建筑还是器物——都透着一股浓浓的欧洲中世纪味道。远方的城堡成为了昏暗天空下的一个小小剪影，往近里看，木石结构南北向的这条街道已经算是最为繁华的商业地段，对于这个尚不富裕的小镇来说。近处稀稀拉拉地走着些人，大多穿着粗麻布制的衣服，只有少数穿起了呢绒。这是个有些萧条的小镇，离城区还有一段距离。他低下头看了看，宽大的袍子里伸出了一双白皙纤长的手。

主体明显不是体力工作者，他迅速分析了起来，应该不是亚麻阶级的小民，那么应该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毋庸置疑，主体身份对于解决这里的问题十分重要，因此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主体的阶级与地位做出评估，因为失去了他擅长的科幻型外部携带物，主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所能调动的最大资源，而资源对于问题的解决，永远是排行首位的。

如果在科幻型空间就好了……他闷闷地想着，有点怀念自己在科幻型空间里信手拈来的造物能力。

或许要找到主体的住所，才会触发辅助提示，他想着，那么住所……

他突然脑子一痛，像是铁核桃被锤子叮地敲了一下，一股回声似的持续疼痛，伴随着疼痛的还有一段不明所以的记忆：第一人称视角的自己在凿开墙皮，往里面塞着什么东西，一面自言自语着不可分辨的词句。

只一瞬间的功夫，他眼前的景象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喘着粗气，压下脑中的不适和……一股奇特的愉悦感，强制自己忘记刚才的记忆反刍，转而集中精神分析眼下的问题。

外来意识体——也就是真正的自己——寄居的主体一般来说和主体的住所不会有过长的距离，否则也没什么他这一行什么事情了。他一边下意识想着这些问题，一边四处打量起来，寻找着看起来像是属于中上阶级的建筑物。

也是倒霉，他沉沉地想着，怎么非得干这种侦探似的累活，又费神又费心，由于患者心理空间的运行规律，当他开始代入主体的角色时，现实中关于自我意识的记忆就会被暂时封闭，也不知道是大脑的某种出于进化意义考虑的自我保护机制还是什么，但现实中显意识记录的大多数记忆都与自我意识相关，所以代入主体角色也意味着暂时失去了大部分记忆，所以他连自己在现实中做过什么事，认识什么人都想不起来。

要是还有现实的记忆，说不定对解决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呢，他有点烦躁地想着，进化真是让人烦透了。

他环视四周，很快发现了一幢两层高的宅子，它比周围的屋子都高出了一小截，外层灰白色的染料把墙染得很干净，看起来……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应该是了——他沉吟了一下，推开大门走了进去。

屋里静悄悄的，靠墙一端楼梯直直通向上方，他上了二楼，房间里的陈列品都有些旧了，但看起来倒是平平无奇，应该和患者的问题没什么关系。他环顾四周，看见了略显低矮的天花板上凸出了一方木板。

他拿起身边的钩子拉下木板，不出所料是一段通往阁楼的梯子。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楼上了，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本身应该就要出现了……

他的脑子里刚刚出现这个念头，就泛起一阵十分难受的感觉，就像是有一条沾着腐烂水草和头发的舌头湿漉漉地舔着他的头顶。他一个激灵，猛然抬起头——头上空空的，但周围的家具看起来似乎比之前离自己近了一点。他使劲揉了揉额头，一定不能紧张，他安慰着自己，一面伸手摸向胸前挂着的一个小小的立方体吊坠——里空间的强制脱离装置——假如在里空间里遭遇生命危险，这个小东西就是他逃出生天的关键。假如现实意识附着的主体死了，那么现实生活里的自己也会一命呜呼。都是那个该死的清明梦装置搞的鬼，不过一份好处一份风险的道理他也懂，所以这顿牢骚注定被他发到了空气上。

他可不想死。

于是他手脚并用地爬上了阁楼，可他一上楼，就傻了眼：地板上用可疑的黑色液体画着一个干涸的大大的阵图，周围点着一圈摇曳的蜡烛——这个患者的里空间主题不是正常的中世纪，而是魔幻！

不过这对于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自己擅长的科幻分支依旧毫无用处。他有点恨现实中的那个自己为什么要花上那么多的时间去浏览那么多的科幻电影和小说来想出一个自洽完整的世界观，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在别的适用性更广的世界观模型上呢？如果这个天杀的患者是个科幻迷，哪怕是个正常人也好，他的里空间世界观也不会和自己的专攻分支有那么大的冲突，那些“白费功夫”想出的科幻世界观模型也会给现在的主体带来巨大的优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没头苍蝇似的四处乱撞。

他小心翼翼地绕过地上狰狞的法阵走到了被大烛台照亮大半的厚木桌前，把刚才露出冰山一角的棘手问题强行抛在脑后，飞快地跳读起了桌上笔迹潦草的笔记。

“98·2 药剂和仪式用具准备完备，它在看着我，我感觉得到，我要再抓紧，再抓紧一点”

“98·7 我拜访了山巫，她同意了我的请求，虽然她再三告诫我阵图的危险，并提及了诸旧城神系崩溃的风险，不过无所谓了”

“99·18 和后院井里的法阵互相照应，双法阵互通的回路，这次应该可以。”

“100·10 这周就去画井里的法阵，一定没有问题的！一定！”

“101·3 它来了……原来井……”

和先前工整严谨的笔迹不同的是，最后一句话结尾的笔画无力地延伸到了页脚。下面的纸页一片空白。

恶灵召唤？他迟疑地想着，那么也就是说……

它也在这。

就在这时，他的脑子轰然一炸，眼前出现了另一幅景象：摄影器材店老板满面狐疑地看着自己面前大大小小的监控镜头，自己手舞足蹈地用着听不懂的语言解释了一大通。

画面闪回眼前昏暗的阁楼，一去一回把他晃得差点没回过神，这时他寒毛猛然一炸，头顶又出现了那种恶心的感觉，总算把他拉回了主体的视角。

重重地喘着气，他一手攥着立方体吊坠，一面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画面和那股奇特的愉悦感。既然恶灵是被召唤出来的，那么一定有让它回去的道理，毕竟患者的里空间不可能是一个死局，笔记里模糊提到的井，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管那两个法阵是如何运作的，但“回路”这个词，让他眼前一亮：假如这个回路被毁掉，那个恶灵也许就会消失！

他又隐隐觉得似乎不是这样，但头上那股阴寒的感觉似乎一点多余的时间都不想给他，他急急下楼跑到厨房舀了一桶水，一手两脚并用地爬上了阁楼，一股脑泼到了法阵上。

水嗤嗤地浇灭了火烛，顺势冲开了干涸的黑色液体，混合成一股股粘稠的液体流散开来。

“唔”

他听到消散在空气中的隐隐一声，看来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一半。

有了第一个法阵的经验，第二个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他松了口气似地想着，也不知道患者受了什么刺激，竟然生成了这么一个古怪扭曲的心理空间，患者一般是受了某种很大的心理刺激从而根据现实中的遭遇生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心理空间，在心理咨询或治疗无果后，患者普遍会申请他们这样的“心理医生”进入自己的心理空间，以最原始粗暴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不过只要心理空间的“问题”被解决，患者的心结也会随之消失。而在心理空间里，“问题”一般都是显而易见的。

的确是够显而易见的。

他匆匆打了水出了门去，可就在出门的一瞬间，他感到头顶那股湿冷蓦然沉重了许多，就好像有个池塘里爬出来的女人把自己的头发一股脑搁在了他的头上。他咬着牙，鼓起勇气抬头一看：

只有昏暗的天空。

也许它就在头顶上，只是我还看不到。不过没关系，没关系，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只要把水泼到井里的阵上，只要把水……他呼呼地喘着气，一遍一遍地安慰着自己。

可他在后院的井前停住了脚步。

从他的视角看，可以看到井里微微露出一汪清水，反射着昏暗的天空——这口井并不是枯的。他吞了口唾沫，也就是说……井里的阵一定已经被水冲开了。

握紧了胸前的立方体吊坠，他已经对解决问题不抱有什么期望了。头顶阴寒的感觉如影随形，让他下一秒就像捏碎吊坠离开空间。但超乎寻常的好奇心和那股莫名的愉悦，驱使着他生出了最后再看一眼井口的想法。

他几乎是捏着吊坠挪到了井口前，他低下头，看向微波荡漾的水面：

一个横贯天空的眼球正静静地看着他。

一瞬间，他觉得热血直冲脑门，想都没想便一把捏碎了吊坠。

……

他坐起身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对不起，对不起……”

他呢喃着，一面疯狂地拔下贴在头颅上的众多传感器，踉跄几步靠在了墙上，然后无力地滑下去，萎在了墙角。

患者这时也清醒了过来。他呜咽着，哀嚎着，痛苦地蜷起了身子。他的鹰钩鼻在两片张开的薄薄嘴唇的映衬下显得尤为凄凉可怖。闻讯赶来的护士们推门而入，一个急匆匆推走了担架上的患者，另一个关切地问他是不是需要到看护室休息一段时间，他虚弱地摆手拒绝了。

他看着这一切，却惊奇地发现自己对于前面挣扎的人影丝毫没有应有的同情，相反的，那股什么东西得逞了的扭曲愉悦感却又露了头。

正惊异间，他的回忆却先一步一股脑儿地占满了大脑。

深入骨髓的疼痛让他连声音也发不出，只是空张着嘴，虾米似地弓起了身子。

……

半小时之后，他站了起来，神色间一片平静，闲庭信步似地走到门前，设置了一个三十分钟的指纹锁，接着踱到了办公桌前。提起笔流畅地填好了摆在桌上的治疗报告。

哦，对了，桌上还有一副眼镜，他拿起戴上，手脚麻利地打开了显示器，打开了一个复杂子目录里一个形状奇怪的图标。

屏幕黑了三秒钟，然后便呈现出了被划分成三十六份的画面，播放着时间远近不等的录像，最久远的一个，是两年前；最近的一个，是三天前。

这些录像里的人或站或走，有的在吃饭，有的在床上一动不动。但他们有个共同点：

他们都长着同一张脸——鹰钩鼻，薄嘴唇。

屏幕前的他打开了一袋干海苔嚼了起来。他微眯起了眼睛，嘴角一咧，露出了一个横贯小半个脸颊的狭长笑容：

“缘分。”